清明节特别策划

4月，气清景明，万物生长。

当我们迎着春日的朝阳，精神抖擞地大步向前，昨日的英雄，仿佛还在眼前，当年的牺牲，依旧铭记在心。

历史没有忘记，祖国没有忘记，今天的我们更没有忘记，无数烈士前仆后继的身影和英魂。

曾经，本版和读者一同见证了许多部队官兵追寻英雄、思忆先烈的故事。

海军某部官兵从祖国南端出发，凭借7座青石墓碑上的寥寥信息，不断找寻烈士的家人、战友以及他们过往的经历。数万里的追寻之路，只为英烈不被青山掩埋，不被后人忘却。

空军某雷达站官兵始终没有忘记为抢救阵地装备而牺牲的“黄岛19烈士”，他们将烈士的名字写在19块岛石上，让“英雄石”作为“励志石”，激发大家心中的英雄气……

铭记英烈，不仅在清明节这一日，也在当下的每一天。

鲁迅曾说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……让过去拥有未来的最好方式，是此时此刻的“我”不懈奋斗、奋勇向前。

今天，我们将继续和各位读者一起走进边防官兵，见证他们缅怀英烈的故事，也记录他们永远向前的足迹。

——编 者

关键词 追寻

木棉花开 致敬英雄

■姜贵林 本报记者 王德赛 贾思宇

图①：南部战区陆军某旅“英雄连”战士在荣誉室内摆放木棉花；图②：官兵在烈士陵园献花；图③：丰碑下的敬礼。 阳孟君摄

云南省，河口瑶族自治县。

当初春的风掠过南溪河两岸，南部战区陆军某旅“英雄连”营区内的木棉花又一次热烈绽放了。

木棉，又称红棉，因盛开时浓艳而热烈，落英时灿烂而不萎靡，得名“英雄花”。

连队胡指导员组织各班班长在一株木棉树下捡起了一些掉下的花瓣，尽管飘落在地，这花的颜色依然火红火红的。

来到荣誉室，在写有李成文烈士生平事迹的那面墙下，他们将鲜红璀璨的木棉花整齐排列。

“稍息，立正！敬礼！”连队官兵整理军容，然后抬起右臂向老英雄敬上标准的军礼。

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追思，也是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洗礼。那些讲述昔日战斗情景的文字，化作炮火轰鸣、硝烟弥漫的景象，浮现在大家眼前……

木棉，春日花开忆英雄

去年3月，也是木棉花盛放的季节。

彼时，刚刚到任的胡指导员，只把营区里的这棵木棉树当作寻常植物那般看待。直到陪同李成文烈士的弟弟李成全来到树下，枝头上红得耀眼的木棉花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。

“去年的清明节，李成全老人来到了连队，那是我第一次见他。”胡指导员记得，老人的话不多，只是安静地听着官兵讲述连队的新变化，不停地点头。但走到木棉树下时，他停住了脚步。

李成全老人一直抬头望着树上的木棉花，许久后开口说道：“那年，我哥去当兵的时候，正是春天，木棉花刚打苞。两年后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，也是木棉花快开的时候。”

听到这些话，胡指导员心绪难平。他忽然意识到，那满树木棉花的赤红，正是先辈的热血，是英雄的本色。

掀起时光的帷幔，英雄先辈浴血冲锋的身影宛然在目。

那场战斗的前一夜，李成文曾望着幽静的夜空和战友说：“冲锋号就要吹响了，我们不能当熊包，为祖国为人民死了也光荣！”

翌日的奋战中，为了打开前进通道，李成文背着全连最大的一具爆破筒，带领爆破组向敌堡冲去。面对众多的明碉暗堡，他完全忘记了左腿负伤的疼痛，跃到一座敌堡下面，毅然用手托起炸药包，紧紧顶在敌堡墙上，拉燃了导火索，强烈的爆炸震得山摇地动，硝烟顿时吞没了眼前的一切……

壮烈牺牲后，李成文被中央军委授予“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，连队也因战功被中央军委授予“英雄连”荣誉称号。

“战斗打响前一天，李成文光荣入党，在木棉树下和时任指导员李申长谈心声。”胡指导员说，在连队官兵心中，木棉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树，当初修建荣誉室时，大家特意将屋内所有的背景墙体刷成了木棉花的红。

“木棉花散发着英雄气质，花期过了，它不会枯萎凋零，而是毅然决然从枝头坠落，砰的一声，以无比壮烈的姿态回归大地。”一天，胡指导员捡拾了一朵木棉花，放在了写有李成文烈士生平事迹的那面墙下，以示追思。

“不少战友看到后，也默默在后面摆放了花。”胡指导员说，后来，那面墙下的木棉花越来越多，整整齐齐排了数十朵。

木棉花开，致敬英雄。连队官兵共同约定，以后每到春日，大家都会在荣誉室举行一个仪式，为先烈献上象征着英雄精神的木棉花。那天，他们会喊上一句话：“‘英雄连’的兵不会忘记历史，‘英雄连’的兵会一直前行！”

英雄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

成为“英雄连”的一员，胡指导员觉得很光荣，也感到肩上的压力不小：“我的岳父母是云南人，他们在儿时都学习过李成文的英雄事迹。听说我来到了李成文烈士生前所在的连队，他们非常激动，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干。”

有时，沉静的夜里，胡指导员会睡不着。他很害怕自己没做出成绩，对不起先烈们昔日的付出。

“2019年的清明节，我正在机关工作，曾前往安葬着李成文烈士的陵园参观。”如今，真正成为“英雄连”的一员，胡指导员一直想再去瞻仰祭拜李成文烈士。

趁着休假的机会，他再次赶往了位于屏边县的大龙树烈士陵园。

“那日天高云淡，十分宁静，我独自一人走进陵园。站在墓碑前，还没等心中的千言万语说出口，就忍不住红了眼眶。”他说，那一刻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，有思念，有缅怀，有感动……

墓碑背后的鲜活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4岁，碑上的黑白照片，仍是李成文年轻时的模样。他曾是父母口中懂事听话的孩子，也是弟弟妹妹们的榜样和依靠，然而在那场战斗后，他永远成了连队官兵心中的精神坐标。

墓碑很干净，金色的碑文闪着光，看得出来，常常有人维护，但胡指导员还是认认真真擦拭了好几遍，并为李成文烈士献上了从连队带来的木棉花。

不远处，矗立着李成文烈士的雕像。石座上，李成文的动作定格在他牺牲时的一刹那。

胡指导员记得，雕塑下的长文里，有这样的话：“李成文精神同他的塑像一道，将永远在这片土地上放射着耀眼的光芒！英雄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”

多年过去了，先烈们为了祖国和人民英勇奋战的样子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就在眼前。与英雄先辈的对话让他明白，前进的路，其实就在脚下。

面对李成文烈士的雕塑，胡指导员代表全连官兵深情告慰：“不管多少年过去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‘英雄连’的兵，决不会给您丢脸。”

追寻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

回到连队后，胡指导员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让连队官兵主动寻找更多关于李成文烈士的故事。

他没有圈定寻找途径，也没有划定事迹范围，只要大家想了解的内容，都鼓励战友们想方设法去追寻。

追寻，是为了更好地传承。

“过往的历史是那么真实具体，曾经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”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，让连队每一名官兵更深刻地铭记过去，更勇敢地走向未来。

二级上士周祥向旅机关借来一些资料，还在网上找到了当年记述李成文烈士英勇事迹的新闻报道。他把这些都重新打印了出来，集纳成一个小册子。

“李成文烈士刚当兵时，也是个虎虎生威的小伙子。”周祥在资料中了解到，“当年，李成文有着一股子冲劲，大家都叫他‘拼命三郎’。他在跳木马练习中第一个站出来试跳，不小心一头栽进沙坑里，鼻子嘴巴里都灌进了沙子，但他用水冲了一下就接着跳，没有一点犹豫。”

读着这些故事，周祥的心里有了共鸣的感觉：“没想到，我和李成文烈士在性格上竟有一些相似。”他想到，刚入伍时的自己也是这样，练战术动作时，不管不顾地向前冲，等到了终点才发现手掌和膝盖全破了，班长给他抹药时，他还强忍着说不疼。

一级上士宁德宇了解到李成文烈士在儿时救人的事迹：“李成文烈士从小就是个热心肠的人。当年，一个不会游泳的小伙伴在玩水时踩空落到深水里，李成文发现后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将他救起。”

每一名官兵都在这场追寻中，找到了与李成文烈士的某种“联结”。有人找到了当年以李成文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和连环画，有人找到了李成文战友谱写的歌曲《歌唱英雄李成文》。

通过这样的追寻，连队官兵更加感到英雄们舍生取义的精神生生不息，和先烈血脉相连的情感仿佛能穿越时空，如今他们守卫的一草一木、一沙一石，似乎都凝聚着烈士的英魂。

巡逻时，连队官兵会穿过一片繁华热闹的街区。看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和车流，宁德宇禁不住想到了李成文冲锋的样子，想到了荣誉室里的锦旗。那次巡逻归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没有英雄昔日舍身忘我的牺牲，何来今日的欣欣向荣之景。”

传承的最好方式，是持续奋斗。

在这座边境小城，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，尤其是高温难耐的夏季，气温有时会超过40摄氏度，但没有一名巡逻官兵叫苦叫累。新兵们期待着自己能尽快在训练场上通过考核，前往界河边巡逻；连队的“龙虎榜”上，越来越多的官兵打破纪录，留下了他们精武强能的奋斗足迹……

关键词 铭记

漫长无尽的天路 连绵不绝的思念

■李红宙

“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，我宣誓……”在喀喇昆仑腹地，海拔4000多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，新疆军区某旅官兵齐整列队，庄严宣誓。誓言与风声呼应，军服与白雪相衬，这里虽没有绿草鲜花、苍松翠柏，但不失庄严肃穆。

宣誓结束，下士尚林军跟着一级上士杜洋来到几座新修葺的墓碑前，点上香烛。

杜洋曾执行过烈士遗体运送任务，他对这些烈士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感，每次路过康西瓦，总习惯来看一看他们。

2023年入伍的尚林军，是杜洋的徒弟。刚下连没多久，尚林军就跟随连队来到高原，承受着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，一睁眼就是层层叠叠的雪山，艰苦环境让他一度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。后来，杜洋开始带着他练体能、学驾驶，训练学习中的不适应，让他打起了退堂鼓。

一次为边防连运输物资任务，杜洋提出带尚林军一起去锻炼一下。

一路的颠簸让尚林军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，抵达边防连时，他感到自己身上已没有了一丝力气。边防连官兵的悉心照顾，让他渐渐恢复过来。尚林军发现，与同龄人相比，边防连的官兵更显老，脸呈黑紫色，嘴唇干裂，指甲凹陷……

“他牺牲时，和你一样是一名列兵。”返回途中，杜洋带着尚林军来到康西瓦烈士陵园，祭扫一位年轻的烈士——魏正杰。2019年6月，魏正杰所在的边防连队在野外执行任务，他不幸突发高原性疾病去世。

“你一直觉得我们在‘生命禁区’执行任务很苦很累，可越是特殊的环境，越是使命特殊。通过我们的努力，给边防连官兵运送补给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。”杜洋说。

那一天，尚林军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0岁，而我的20岁，要学习他的精神，继续完成属于我们的使命。”

在此次祭扫中，有一些特殊的祭品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特产，有云南的鲜花饼、山东的煎饼……

这些祭品，是替一位老兵带上来的，他名叫孙军胜，是该旅前身部队之一——新疆军区原汽车某团的一位退伍老兵。

这群汽车兵与孙军胜的缘分，要从一次偶遇说起。那是6年前的夏天，车队完成任务途经康西瓦烈士陵园，官兵下车祭扫，遇到一位为烈士扫墓的老人。

“这里长眠着我父亲的战友。”经过交谈，官兵们了解到他此行的目的是来祭奠父亲的战友们。

受父亲影响，1980年，刚满18岁的孙军胜参军入伍。

“你路过的时候，替我去看看他们。”得知儿子会途经康西瓦烈士陵园，父亲嘱咐道。

父亲很少讲起以前在高原服役时的故事，孙军胜也不太理解父亲的情感，更多的只是遵循父亲的嘱托，利用每次高原运输任务的机会，去康西瓦烈士陵园祭奠。

直到两年后，他的一位战友也成了烈士。

那年的一次高原运输任务中，新疆军区原汽车某团车队行至界山达坂，遭遇特大暴雪，积雪没过了运输车的保险杠。

官兵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，强忍着高原反应和饥饿劳累，用铁锹、脸盆、木板等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挖雪开路，道路被开通1米，车队就前进1米。

遇到危险路段，头车驾驶员谭小明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精湛的驾驶技术，徒步穿梭于车队，替年轻驾驶员把车辆往前开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让本就感冒的他突发肺水肿。受制于当时的道路情况和医疗条件，谭小明因抢救不及时光荣牺牲。

“那次暴雪，前后约130公里的山路，平均积雪约80厘米，风口处的积雪更厚。”孙军胜回忆道，虽然没有跟随车队上山，但车队返回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……

时隔数年，再次登上喀喇昆仑，57岁的孙军胜高原反应强烈。可是当看着一座座新修缮的墓碑矗立在雪域高原，他擦拭着墓碑，读着上面新刻的铭文，读着英烈们的事迹，感觉这一趟值得，也真正懂了父亲当年为什么总是让他“替自己去看看”。

“年纪大了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再来到这里，希望你们经常来看看他们，谢谢你们继续执行着高原运输任务。”自此，孙军胜与这群年轻的官兵建立了联系，而后的几年，孙军胜会赶在清明前，将代表着自己和父亲敬意的那一份祭品寄送到该旅，委托官兵们“替自己去看看”。

每年春天第一次执行运输任务，每经过一座烈士陵园都要下车祭扫，已经成为这群汽车兵延续了多年的习惯。

漫长无尽的天路，连绵不绝的思念。英雄们不会被忘记，他们的牺牲不是句点，而是用生命划下一道破折号，召唤着后人续写卫国戍边的新篇章。

关键词 对话

跨越时空的对话

■刘昌炜 苏 鑫

夜晚，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学习室里的灯光还亮着。

随着一次次折叠和粘贴，五颜六色的信纸在上等兵何佳伟的手里变成了一盏花灯。每一年的清明节，连队官兵都会亲手制作花灯放进罗晓勤烈士墓碑前的托什干河，以此缅怀在任务中牺牲的先烈。

40多年前，战士罗晓勤奉命奔赴某达坂执行任务，途中突遭强烈的暴风雪，人被困在了山里。冰天雪地之中，他仅靠所剩无几的馕饼支撑，在极度恶劣环境下，凭借顽强意志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。

然而，因长时间暴露在严寒中，又找不到避风之处，罗晓勤永远倒在了茫茫飞雪之中，将年轻生命留在了高原。当战友们找到罗晓勤的遗体时，他的怀里还紧紧抱着任务记录本。

在何佳伟心中，他制作的花灯像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使者，将他的内心话语传递给英雄先烈。

“其实何佳伟的体能素质并不算好，但他非常有毅力、肯吃苦。”中士周向滨说，何佳伟是同一批新兵中第一个参加巡逻任务的战士。

何佳伟的第一次巡逻，正赶上初春时节的风雪天气，一路上全是厚厚的积雪。何佳伟回忆：“越往前走，高原反应越强烈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”

“当时，何佳伟的脚步开始踉跄，脸也有些发紫。”周向滨本想让一名战友陪同何佳伟原地休整，可他一直咬牙坚持，硬撑到了点位。

巡逻任务结束后，何佳伟觉得自己的表现并没有达到心中预期，有些苦恼。“快到清明节了，不如在制作花灯的信纸上写下想对英雄先辈说的话。”周向滨借此方式激励何佳伟重拾信心。

“您的生命，已化作了这片大地的脊梁。巡逻路上，看到连绵起伏的山峦，我时常想起您。希望我能像您一样，成为最勇敢的士兵。”那天，看着托什干河中的花灯一路漂远，何佳伟在心中一遍遍重复着自己写下的话语。

此后的一年时间，何佳伟不断践行着许下的诺言，多次被连队评为训练标兵。他还在巡逻途中翻过了艰险陡峭的达坂，跟随队伍成功登顶海拔4200多米的点位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。何佳伟在制作花灯的信纸上写下：“今年，希望在‘托河卫士’比武中拿到好成绩！”